

历史视角下的

英 美

女性文学作品研究

LISHI SHIJIAOXIA DE
YINGMEI NVXING WENXUE ZUOPIN YANJIU

历史视角下的
英美女性文学作品研究

◆ 魏 淼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历史视角下的英美女性

文学作品研究

魏 森 著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历史视角下的英美女性文学作品研究 / 魏森著. --
北京: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5639-5040-9

I. ①历… II. ①魏… III. ①妇女文学—文学研究—
欧洲②妇女文学—文学研究—美洲 IV. ①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2743 号

历史视角下的英美女性文学作品研究

著 者: 魏 森

责任编辑: 张 贤

封面设计: 孙 洋

出版发行: 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平乐园 100 号 邮编: 100124)

010-67391722 (传真) bgdcbs@sina.com

出 版 人: 郝 勇

经销单位: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 保定市西城胶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960 毫米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227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639-5040-9

定 价: 4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010-67391106)



前言

Preface

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的女性文学、女性主义越来越受到国内文学界和理论界的重视。可以说，随着时代的进步，女性的社会地位不断受到重视，由最初的“半边天”到现在的“全边天”。而在文学创作中，女性的文学创作，尤其是英美女性文学的创作也逐渐走入文学研究的视野，成为文学创作和研究中不容忽视的部分。

通过对历史视角下英美女性文学作品的研究，我们发现女性的文学创作大都存在一段极为艰苦的创作历程，因为在男人统治的世界和文坛，地位相对低下的女人要崭露头角，必然有着重重的阻力。正如美国著名的女权主义评论家安妮特·科洛尼所说的，17世纪的英美女性创作如凤毛麟角，18世纪英美女性创作开始繁荣，出现了不少优秀作品，但因为女性受歧视的这一社会现实，她们在创作中不得不隐姓埋名，努力向男性文学靠拢，即便这样她们的作品也因其女性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为世人所知的女作家大都是披荆斩棘才杀出的一条路。19世纪的女性因活动范围局限于家庭而被定位为“家庭天使”，她们的文学造诣全凭自学，即便有着很好的天赋也因性别的限制而难以尽情施展。当然女性写作除了受到性别和经济的限制还有着许多困境，如语言和题材等。

本书共分六章，第一章主要对一些关于女性文学的基本概念理论做一梳理；第二章和第三章分别探讨了早期的英美女性文学创作；第四章、第五章对英国19世纪和20世纪的女性文学创作进行探索；第六章着重研究了美国20世纪的女性文学。

纵观整本书，以历史进程为线索，对英美女性文学的发展进行了梳理和研究，全书重点突出，理论和历史相结合，论述清晰而深入，逻辑性强。

整体上说，本书在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作者多年的教学与研究经验撰写而成，在本书的撰写过程中，得到了许多专家学者的帮助，同时参考了许多相关的文献，在这里表示真诚的感谢。同时，限于作者水平有限，虽经多次细心修改，书中不免会有疏漏与不足，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002

历史视角下的
英美女性

文学作品研究

作者

2016年9月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 001

- 第一节 女性主义的文学史观 / 002
- 第二节 文学写作的女性主义使命 / 008
- 第三节 女性主义批评体系的确立 / 016
- 第四节 女性美学 / 022
- 第五节 女性主义叙事学 / 028

第二章 19世纪前的英国文学创作 / 043

- 第一节 早期英国女性创作 / 043
- 第二节 “不安分”的三女性 / 048
- 第三节 伯尼和其他女作家 / 053

第三章 美国早期的女性文学 / 065

- 第一节 美国早期妇女创作背景 / 065
- 第二节 妇女文艺复兴与女性意识的显现 / 066
- 第三节 伊迪丝·华顿 / 075

第四章 19世纪英国女性文学 / 097

第一节 英国政治与文学思潮 / 097

第二节 女性小说的辉煌与女性意识的萌芽 / 099

第三节 勃朗特姐妹 / 105

第四节 达芙妮·杜穆里埃 / 117

第五章 20世纪英国女性文学 / 123

第一节 卡丽儿·丘吉尔的女性关怀 / 123

第二节 玛格丽特·德拉布尔的历史书写 / 135

第三节 多丽丝·莱辛的颠覆性女性主义叙事 / 143

第六章 20世纪的美国女性文学 / 149

第一节 现代南方女小说家与黑人女小说家的创作 / 149

第二节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的新现实主义创作 / 158

第三节 芭芭拉·金索芙研究 / 165

第四节 安妮·泰勒的“现实世界”分析 / 180

参考文献 / 196



第一章

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弗吉尼亚·伍尔夫是最早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问题进行自觉探索的文学家，紧随其后是著名的女性主义思想家西蒙·德·波伏瓦，可以说伍尔夫的思想观念深受自由主义的影响，她在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上的观点对波伏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二者的观点却被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各派女性主义批评所扬弃。

而文艺复兴初期的克里斯蒂娜·德·皮桑为后来的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等人对女性处境的分析 and 女性权力的呼唤提供了某种思维方式和许多例证。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女权辩护》（1792）、密尔（约翰·斯图尔特·穆勒）的《妇女的屈从地位》（1869）几乎对所有后来的女性主义者的文学观念产生了影响。此外，皮桑在《妇女城》中的思想观点虽然不被后来的女性主义者所认同，但作为最早的一部有意识地为女性说话的著作，它通过典型的实例对父权制下污损女性的不实之词进行了有力的驳斥。但无论怎样，伍尔夫都处于女性文学发展历史中第一个转折性的关键位置。

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是最早全面系统地研究和讨论女性文学写作的著述，此外她还有许多涉及女性的职业、教育和文学等问题的论文、随笔和演说，她的撰述中包含了后来女性主义批评的诸多基本概念、所讨论的问题以及观点和原则。从某种角度上说，伍尔夫的思想和写作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提供了一种思维方法，示范了一种女性批评文体。本章将就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文学史观、文学写作的女性主义使命、女性主义

批判体系及女性美学展开分析和讨论。

第一节 女性主义的文学史观

一、女性为何写作

女性文学的历史可以说是女性逐渐觉醒的历史，而这段觉醒的历史离不开文学和历史对性的书写。从某种角度来说，女性文学的历史就是女性用自己的文字对自己被书写命运进行抵制的历史。对女性成为作家的直接原因的讨论可以见于埃莱娜·西苏的《美杜莎的笑声》、苏珊·格巴的《“空白之页”与女性创造力问题》和苏珊·格巴的《阁楼里的疯女人》等文章，当然伍尔夫的《一间自己的屋子》则是对此讨论得最早、也是最详尽深入的，也许后来的这些作品可能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力，但细细看来她们所涉及的都是伍尔夫曾经关注的问题或问题的某些方面。

女性的创作离不开妇女的创造力和写作冲动。

在文学创作方面，男性和女性在天赋上并无多大的差异，女性也需要通过写作来实现自我，也有着不次于男性的天赋。然而在漫长的父权制社会中，各种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制约了女性文学天赋的挖掘，文学才能的培养和发挥。在父权制的历史中隐含着这样专横的逻辑：先扼制住女性的才能，然后以她们无能为理由来对其创作即兴贬抑。

和男性一样，女性之中也有这种天才，必须通过写作来实现自我。如果说女性的文学创造未能达到男性作家的水准，那是由于客观条件和社会环境不允许或者不足以使女性发挥自己的才能，而不是因为女性缺乏文学才能。父权制的历史隐含着专横逻辑之一，就是它先扼制住女性的才能，而后又以她们无能为理由来贬抑她们的创作。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说：“妇女之中必定也有某种天才，正如它必定存在于工人阶级当中一样。时而有一位艾米莉·勃朗特或者一位罗伯特·彭斯一时闪耀夺目，证明了天才的存在，但这种天才肯定从未诉诸笔墨。然而每当读到一名女巫被人们所回避，或者某女被魔鬼所附身，或者一个聪明的女人在卖草药，或者甚至某位杰出的男人有位母亲时，我就想到，我们是碰到了一位迷途的小说家的踪迹，一位被压抑的诗人的踪迹，某个沉默而又湮没无闻的简·奥斯丁或者艾米莉·勃朗特的踪迹，她在荒野里把自己的头撞破，或者在大路旁作鬼脸怪相，因为她的天赋折磨着她，使她发狂。确实，我倒乐意猜测，那写了许多诗歌却又不署名的古代无名氏，多半是妇

女。我以为这令人想到女性的爱德华·菲茨杰拉德，她创作了民谣和民歌，向她的孩子们低声吟唱，用这些民谣和民歌帮助她度过纺线的时光，或者消磨漫长冬夜。”

可见，女性即使有着很好的创造力或很强的本能激情，却很难为她们找到正常的出路，无法从事正常的创作，于是从历史材料中很难找到证明妇女的文学或者其他成就的证据。但是，男性却不一样，他们能够从她们那里获得力量和智慧等利益。许多男性认为他们优于女性，却不曾想到这种优越是通过剥夺妇女的机会、压抑其精神才得以实现的。那么接下来看看伍尔夫关于对女性创造力的论述。

“妇女的创造力”

因而，当我说妇女“高度发展”和“极为错综复杂”的时候，不论是在惠特克的名鉴、德布雷特的名鉴，还是在高等学校情况一览中，我都无法证实我的话。在这种困境之中我能做什么呢？于是我再一次看着书架，书架上有传记：有约翰生、歌德、卡莱尔、斯特恩、柯珀、雪莱、伏尔泰、勃朗宁以及许多别的人的传记。我开始想到所有这些伟人，他们曾由于某种原因而倾慕过女人、找过女人、与女人共同生活过、向女人吐露过秘密、向女人求过爱、写过女人、信任过女人，并且表现出只能被描述为对异性的某个人的某种需要和依赖的关系。我不敢肯定所有这些关系都纯粹是柏拉图恋爱式的，而且威廉·乔因森·希克斯爵士大概也会否认。但是如果我们坚持说这些杰出的人们从这些联系中除了安慰、恭维和肉体上的快乐之外别无所获的话，那就是大大地冤枉了他们。显然，他们所获得的是他们自己的性别所不能提供的某种东西，而且用不着征引诗人的毫无疑问狂热的话语，便可进一步把它看做只有异性的天赋才能给予的某种刺激、创造力的某种更生，这样来予以界定也许并不太鲁莽。我想，他只要打开客厅或者儿童室的门，就会发现她也许正和她的孩子们待在一起，或者是膝上放着一块刺绣品——无论如何，那是生活的某种不同的秩序或者系统的中心，他本人的那个世界可能会是法庭或者下议院，而在这个世界和他本人的那个世界之间的对照，就会立即使他精神振作，生气勃勃；然后，甚至在最简单的谈话中，就会有令他头脑中干枯的思想又会再次获得肥料的一种自然不同的见解；而且看见她以一种与他本人不同的方法进行创作，也就会极大地活跃他的创造力，使他贫瘠的头脑再次开始构思，每一位约翰生都有他的斯雷尔，并且由于某些像这样的原因而忠实于她，而当斯雷尔嫁给她的意大利音乐教师时，约翰生由于狂怒和厌恶而几乎发疯，这不仅是因为他将不再会有在斯特里特汉姆的愉快的夜晚了，而且也是因为他的生命之光将会“如同熄灭一般”。

而且用不着是约翰生博士，或者歌德，或者卡莱尔，或者伏尔泰，人也能感觉到在女人当中的这种错综复杂的性质和这种高度发展的创造才能的力量，虽然他的感觉和这些大人物大为不同。人走进房间——但是英语语言的资源须得到很大的滥用，而且词语的整个奔泻需要不合法地飞行着产生出来，然后一个女人才说得出来，当她走进房间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些房间是这样迥然不同，它们或者是安静，或者是如雷鸣一般；或者是面对大海，或者是相反，是通往监狱的院子；或者是挂着洗好的衣服，或者因其乳白玻璃和丝织品而富有活力；或者像马鬃一样坚硬，或者像羽毛一样柔软——人只需走进任何街道里的任何一个房间，便可感到女性的那种极为复杂的力量整个地扑面而来。它怎么会是别的样子呢？须知这几百万年以来妇女一直是坐在屋子里，因而到此刻连墙壁都渗透着她们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又使得砖瓦砂浆大为负载过重，因而它必须用写作、绘画、商业、政治把自己约束起来。但是这种创造力与男人的创造力又大不相同。而且人们必须得出如下结论，即倘若这种创造力受到了阻碍或者是被浪费了的话，那就会是遗憾之至，因为这种创造力是通过几个世纪的最为严酷的磨难才赢得的，而且没有什么东西能取而代之。倘若女人写作像男人、生活像男人、长得像男人的话，那会是遗憾之至，因为如果两种性别都不太够格，那么考虑到世界的巨大和多样性，我们要是只有一种性别又怎能应付得了？难道教育不是应该带来并且增强区别而非相似之处吗？因为实际上我们有着太多的相似之处，而且如果有一位探险家回来，带来消息说，有别的性别的人从别的树的树枝当中看着别的天空，那么他就是对人类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而且我们还拥有了那种巨大的欢乐，注视着X教授冲过去找他的码尺，以证明他本人是“优越的”。

妇女文学创造的直接动因在于对女性处境的表达，为女性争取权利、鸣不平。在弗吉尼亚·伍尔夫之前，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者就表达过这一观点，之后也一再被重申。而从萨福到皮桑再到伍尔夫的妇女写作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观点的正确性。

二、女性文学的主要形式及其成因

纵观文学史，关于女性的写作体裁多涉及的是小说这种叙述体，即使在意诗歌和戏剧为最主要的文学形态的古代，虽然出现了极为杰出的女性诗人，但仅仅是个别现象，大多数的女性还是在进行着默默无闻的叙述体的创作。这一现象不禁让我们思考难道女性的才能只限于小说体裁的创作吗？或者小说这一体裁天然有哪些特征适合女性吗？对这些问题，弗吉尼

亚·伍尔夫认为要解答就离不开对女性处境的考察，女性的生存环境、角色地位、责任义务决定了女性只能写小说。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女性的社会地位和处境导致其诗的天赋受到压抑，诗歌和戏剧作为男权社会的主要文学形式，是高于女性的，而随着女性自觉和社会进步，伟大的女性诗人应在孕育和成长之中。

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对这种现象及其成因进行了描述，即在有妇女写作、妇女可以写作、盛产妇女作品的年代，生存状态、性情禀赋各不相同的女人为什么都选择“小说”这种文体。伍尔夫说即使在现代，女人仍然在封闭地生活着，外力也时常割裂她的思考。此外，女性的天才也因为对自身处境的不平而产生的不自觉的愤怒而受到损伤。

安静的不受打扰的环境是写作的最起码的前提，但在家庭里生活的女性干扰总是时刻存在着的。伍尔夫以简·奥斯丁为例，说她写出了媲美最杰出男性作家的优秀小说，但她的小说都是在经常被打搅的情况下写的，因为她没有单独的房间，又怕被佣人、客人发现自己在搞创作，故而总是遮遮掩掩。可见女性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经常受到干扰，而小说创作不像戏剧和诗歌那样必须集中精力。于是，那些也许有诗人气质、诗歌天赋的女性，即使忍不住创造的冲动，也会困于过大的压力和过多的障碍，无法任由激情澎湃而出，只能一点一滴悄悄释放，只能零敲碎打地写写小说。

伍尔夫列举出性情才能各异的一群作者：乔治·艾略特、艾米莉·勃朗特、夏洛蒂·勃朗特、简·奥斯丁等。这些女性，“除了她们都没有孩子这个可能相关的事实之外，在一个房间里相聚的任何四个人简直不可能比她们更不相同了”，但是当她们写作的时候，她们都不得不写小说。在伍尔夫看来，就性格气质而言，乔治·艾略特应该长于历史和传记，艾米莉·勃朗特应该写诗剧，而夏洛蒂·勃朗特尽管适合写小说，但是她心中的不平和愤怒妨碍了她写出优秀成熟的伟大的小说。而她们之中，奥斯丁的小说是最优美圆熟的，她也在历史上赢得了自己的荣誉和地位，正因为如此，更让人好奇，如果她在写作过程中不是那么经常被打断，《傲慢与偏见》是否能够更加精彩？虽然简·奥斯丁能在那个年代如莎士比亚一样保持着一种理性平和的心态，“没有辛酸、没有抗议、没有仇恨、没有恐惧、没有说教”地写作，但身为女人，她的行为、阅历、视野毕竟受到了局限。此外，奥斯丁是一个特例，可以说几乎没有谁能像她这样，让自己的天赋、境遇和随遇而安的性情达到完全的和谐！

在伍尔夫的描述和分析中我们看到，她所提出的并不是女性擅长或适合什么体裁的问题，而是妇女无论写什么体裁，都为处境所困扰的问题。即使小说这种体裁或艺术样式对环境的要求较低，但由于女性对环境的反

应不同的个体差异性，导致女性心中的愤怒也可能妨碍她的天赋的正常发挥和发展。与简·奥斯丁相对，夏洛蒂·勃朗特在写作过程中，“在本应该明智地写的时候，她却愚蠢地写作；在本应该平静地写的时候，她却在盛怒中写作；在本应该写笔下的人物的时候，她却写她自己。她在与她的命运作战。她除了受压制，被挫败，英年早逝，又能如何？”（佛吉尼亚《一间自己的屋子》）夏洛蒂·勃朗特的处境和心境无疑更具有代表性，这也是女性的文学创造整体上落后于男性的原因所在。

当然，小说作为一种年轻的文体具有较大的可塑性也是妇女选择创作最多的原因。但是，这种文体因为妇女的际遇还没有为女性掌握，或者说还没有打磨成适合于女性的样式，还不是能够完全表达她们的意志的文体。在诗情宣泄的需要下人们进行写作，虽然诗韵不一定是心中的诗意被表达的最好形式，但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最佳表达方式。伍尔夫强调，即使排除那种被压制的情形不谈，妇女的物质状况、客观处境以及她们得到的精神滋养既已和男人不同，妇女也还需要有大量的努力，来探索有别于既有模式的、独属女性的表达方式。

总之，伍尔夫所揭示的女人和小说的关系，包含几个不同层次的观点：

（1）干扰也可能来自女人内心，女人心中的块垒、怒火如果只能找到“小说”这个出口，那么性情和天分各不一样的女人写出的小说自然各不相同，女人没有写出与男性所写的同样伟大的小说，是因为她没有与男人对等的条件；

（2）在女性可以写作的年代，小说还是一种年轻的、柔软可塑的文体，女性小说作品的优长和缺憾也都与此有关；

（3）诗艺需要专门的训练和专心投入，但因为干扰总是存在，有写作欲望和天赋的女人只能写小说。

可以说，许多女人有诗人气质和诗歌天分，却既得不到技艺的传授，也得不到任何帮助，她的潜能、写作行为、作品都得不到承认，还要为生而挣扎怨愤，这导致她只能写出不完美的小说。

如果使女人的诗情得到宣泄，意志可以自由表达，能以平静客观的心态写作，她们的小说一定更好，女性作品就能够获得历来所有伟大作品的完整性，或者她还能能为文学史贡献一种全新的艺术形式。虽然表面看伍尔夫讨论的仅仅是小说问题，而实质上是对健康完美的“诗”和“诗人”的呼唤。总之，女人不论写不写形式上的诗歌，她的情感、欲望、诗情、天赋都应该有一条健康的出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正是要探索这条道路。

三、女性文学书写的历史

西方女性文学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开始于大规模的女性作家作品出现的18世纪，在此之前女性书写的历史天空晨星寥寥：先是在漫长文明史中有极其稀罕的凭写作建立声望的女性，其后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将写作视为私密爱好的贵妇，到17世纪出现了第一位以写作为职业的女人贝恩夫人。与西方不同，中国女性的文学书写活动大致有这么几个阶段：如从蔡文姬到李清照，纵然是男性中心的文学史也无法抹消她们的文学威望；到近代，江南才女盛行，但是正如《红楼梦》所描写的，那只是贵族女性的怡情养性而已；自觉的大规模的女性文学文化创造，则要等到太平天国农民革命以后极大地促进妇女解放之后。（王绯《空前之迹——1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

当然，女性文学书写的历史因文化与地域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美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把女性的文学活动当作各种不同的“亚文化群”考察，发现它们都经历了如下三个阶段：

（1）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女作者们不自觉地模仿正统的流行模式，向占统治地位的艺术标准靠拢，并使之内化为自我的一部分；

（2）部分女性发现了其中的问题，开始反对正统的文学标准及其价值，便进入到倡导和建立不同价值标准、要求自主权的时期；

（3）从对敌对派的依赖中挣脱出来走向独立，是真正的自我发现，为取得自我身份认同的时期。

肖瓦尔特在《她们自己的文学》一文中把这三个阶段命名为女性气质（女人气，Feminine）阶段，女权主义者（Feminist）阶段和女性（Female）阶段。然而在时间上这三个阶段并不是那么截然分明的，有时一位作家身上也会同时出现三个阶段的特征，那么这种划分的意义在于以下两点：

（1）为了说明女性的文学书写活动不可能与现实截然分开，不可能一开头就与她们的生存环境相脱离。

（2）当女性明火执仗地、坚决地与现有价值观念进行较量，表现出反叛和对抗的时候，这固然是一种自觉，但同时也还是一种依赖。女性要进入一个独立创造的阶段，获得自然健全的自我意识，要经历对抗，也要超越对立。

第二节 文学写作的女性主义使命

培育和促成女性文学书写的自觉性，使女性文学成为实现女性自由解放、促进性别平等、社会和谐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根本目的。纵观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发展，一直围绕如下主题：寻觅和建构属于女性的文学传统；为女性作者提供思想方法和目标使命；确立新的批评标准、探索新的批评方法。

008

历史视角下的
英美女性

文学
作品
研究

一、反映女性的真实状况

女性作家从提笔进行书写开始几乎就无法避开以前的男性笔下对女性的侮蔑和误解，除了因时代的局限而表现出来的麻木外，大家表达的无非是质疑和愤怒，直到伍尔夫才对此进行了深入和系统的讨论。她从历史文化传统、社会体制和心理的角度对传统文化和男性言说中的女性如何、为何被扭曲、被湮没进行了深入分析。

伍尔夫在她的《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谈到，在简·奥斯丁之前，“所有小说、戏剧里的伟大的女人不但是仅仅由男人眼里写出来，而且仅因为她们和男人的关系写出来。那是女人生活里多么小的一部分，而且再由女人给他戴上粉红色或是黑色的眼镜看出去，一个男人连对这一小部分都了解得那么少，因此，也许，小说戏剧里的女人性质都是特别的，不是美到极点，就是丑得要命，不是好到无以复加，就是堕落不堪。”以致“到了现代，一个男人对女人的认识还是非常错乱而偏颇的，就像一个女人对于男人的认识一样”。

伍尔夫在这里注意到的不仅是男性误解女性的问题，还包括性别的隔阂。当然，女性因被剥夺了正确认识的机会而对男性充满偏见，这恰恰是男性中心传统的罪过之一。对女性真实状态应该如何写出这一问题，伍尔夫说女性作为人类的一半，其中的大多数女人不是娼妓、交际花，更不是无所事事的贵妇，在夏天整个下午都无聊地和自己的哈巴狗玩耍，“她每天都做饭、洗盘子和杯子，送孩子上学，然后送他们走向世界。这一切什么也没有留下，一切都消失了。没有一本传记和史书对此赞过一词。而小说，则又是毫无例外地说了谎，虽然其本意并非如此。”真实的女人乃是这些默默无闻的生命，她们真实生存的状态仍有待于记载。

为了写出女性的真实状态，伍尔夫设想了一个初写小说的女人玛

丽·卡迈克尔，她在自己以“人生的冒险”为主题的第一本书中，用自己特有的形象化的论述方法对女性写作不断扩大的领域，不断增多的选择以及更加自由的时代的情形进行了说明。

一个需要自觉写作的女人，虽然因为她有太多的东西需要写出来，而她的技艺还没有赶上她的思想和诗情而不能很快就超越前人，但她已经可以对前人写作中的虚假东西进行改变。她不仅可能写出女性的真实，也可能创造更高层次的艺术形式——这也是一种“真”，也就是有了向更高的艺术，向完美体现诗情的境界迈进的可能。她所设想的玛丽·卡迈克尔的写作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包括以下几点：

①把女人放在和女人的关系中去写；

②写女人也需要独立的、公共的空间；

③女人写女人；

④写女人和男人一样，在家庭生活和琐屑事物之外，也有丰富的兴趣和精神追求；

⑤女人的表达方式既像男人那样又不像男人——与男人对等但是不同。

虽然这个新兴的女作家是虚构的，却是符合女性的现实处境的，她在真实的生活学习中，包括学习文学写作，又是在文学写作中学习成长，使自己的人生更加成熟、自觉。通过对这个形象的描绘，伍尔夫写出了女性文学书写理想的状态。伍尔夫认为对女性真实的书写，要写出女性应有但还没有的状态，以此实现对现实中的女性的激励，因此她也将如何描写女性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重点：在现实中“女人对女人是不客气的。女人不喜欢女人”。作为一个写作的、自觉的女人应该明白这种“真相”：“我经常是喜欢女人的不从习俗；喜欢她们的完整；喜欢她们的默默无闻。我喜欢……”她的这种“喜欢”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一种呼唤，她期待着女性之间能够培养一种积极的正常的关系。这种在男性的生活中熟视无睹的关系，对于女性而言不仅很新异，而且建立起来也很困难。

“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

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而且她们又合用一个实验室，这自身就将使她们的友谊更具有了变化而且也更持久，因为这个友谊不那么涉及隐私；如果玛丽·卡迈克尔知道如何去写而且我又开始欣赏她的风格中的某些性质；如果她有自己的一间屋子，对此我并不太清楚；如果她一年有自己的五百英镑收入——不过这还有待于证明，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我就认为某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也就发生了。

须知如果克洛伊喜欢奥莉维亚而且玛丽·卡迈克尔又知道如何把它表达出来，那么她就会在那间尚未有任何人住过的大屋子里燃起一支火

炬。那儿全是柔和昏暗的光线，以及像那些蜿蜒的洞穴似的很深的黑影，人们点着蜡烛走进那些洞穴，上上下下地窥探，不知道自己是走到了哪里。我又开始再次读那本书，读到克洛伊注视着奥莉维亚把一个罐子放在架子上，并且说，她该回家看她的孩子了。我惊叫道，这是一个自开天辟地以来从未有人看见过的景象。而且我也是很好奇地注视着。因为我想看一看，玛丽·卡迈克尔是怎样着手抓住那些未被记录下来的姿态、那些未被说出或者未被完全说出的话语，当女人单独呆在一处、没有受到男人变化无常的带有偏见的光芒照耀的时候，那些姿态和话语也就形成了，也许就像天花板上飞蛾的影子一样难以察觉。我往下读着，说道，如果她要这样的话，她就须屏息静气，因为对凡是在其背后没有明显动机的兴趣，妇女都要怀疑，而且妇女又是极其习惯于掩盖和抑制，因而在目光敏锐地朝她们的方向一闪之时，她们就立即离开了。我对玛丽·卡迈克尔说，好像她就在我面前一般，我想，你所要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谈点别的事情，同时从容地看着窗外，并且这样记下来，并不是用铅笔记在笔记本里，而是用最迅速的速记，用几乎未用音节表示的词语，去记下来，当奥莉维亚——这个有机体这一百万年以来一直待在那块大石头的阴影下面——感到光阴落在那块大石头的下面，并且看到有一块奇怪的食品给她送了过来，那食品就是知识、冒险、艺术，这时又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的目光再次从那一页上抬了起来，我想，她伸出手来去拿那食物，并且须设计出她的才智的某种完全新的结合，以便把这新的东西吸收到旧的东西中去，而又并不打乱整体的极为错综复杂而又精巧细致的平衡，须知她的才智已为别的目的而得到了高度的发展。

（节选自弗吉尼亚·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见《伍尔夫随笔全集》Ⅱ，王义国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65~566页）

在这段文字中佛吉尼亚简洁而明了地对女性的写作、生存方式以及文学和生活的关系进行了讨论，她依然是以形象化手段描述文学女性朝着目标迈进的必经之路。女性作者要透过迷障和虚饰去发现，要排除偏见和陈规去表现，要自信负责地去唤醒，使文学书写和女性处境一起进步、改善。

二、文学活动中女性意识的自觉

自由主义的观点认为女性从未像男性那样拥有独立的经济支配能力和独立的活动的空间，以保障女性物质和精神的自由。伍尔夫认为女性的文学书写要达到理想之境，得有最基本的客观条件：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在